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五

武進劉禮部逢祿申受著

律意輕重例第十

隱元年傳會及曁皆與也及我欲之曁不得已也注會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㝡及曁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

二年注書兵者正不得也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

三年傳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注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

四年衛人立晉注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也

疏刺郎不書晉立

五年傳將尊師衆稱某師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宰

因錄功惡有大小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傳邑言圍彊也注惡其彊而無義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

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爲主明當戒慎之疏莊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邱齊在宋下是其一隅耳

我入邴傳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注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

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于惡愈矣

十年注內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注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取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

十一年注已于儀父見褒法復出滕薛者儀父盟功淺滕薛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也

桓元年傳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

二年宋督注不氏起馮當國不書馮弒繆公廢子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

以成宋亂注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州中有爲無道者長帥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

傳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注凡取異國物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土地有封疆里數不嫌不明故不繫本主宋以不義取不應得故正之謂之郜鼎如以義應得當言取宋大鼎

傳離不言會注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二國以上言會重其少從多也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

三年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傳譏不致得見乎公矣注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譏當并致者譏親迎亟在祭也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譏故不復致

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佗陳君也謂之陳佗絕之外淫也注與使得討故從討賊詞去爵起其賤猶律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也案此謂與國又不知其是陳君立法若知者仍坐弑君夏徵舒是也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傳不名賢也以爲知權也注權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宋不稱公者脅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案宋人謂與楚人執宋鄭伯等同而坐之輕重各異隨事文見也

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傳後日

恃外也注得紀侯鄭伯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
功不做人之害
三月葬衞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衞弱于齊宋不從
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
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衞人蔡人陳人伐鄭注宋前納突求賂突
背恩伐宋故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
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
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
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注皆于還入乃別之者入國犯命禍重也
未成君出奔不應絕出惡者不如死之榮也入無惡者出不應
絕則還入不應盜國

注三人爲衆衆足責
十八年傳賊未討書葬讎在外也注齊强魯弱不可得立報故
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于可復而不復乃責之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内諱奔謂之孫與弑公也不與念母也
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距蒯聵不爲
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又
欲以孫爲内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
義并實孫
築王姬之館于外傳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注爲營衞不固不
以將嫁于齊國除喪者魯本自得以讎爲解無爲受命而外之
注内女歸例月卒例日外女歸不月卒不日者聖人探人情以

制恩猶不如晉女

二年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三年葬宋莊公注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計除

注紀季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

公矣于郎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强消亂也

四年注賢襄公為諱者以復讐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為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

傳于讐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注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爲愈因爲內殺惡

注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耳

八年師還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

九年注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讐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

齊人取子糾殺之注明魯爲齊殺之皆當坐弑君

十年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

注邀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

十二年齊人殲遂注不諱爲桓公者功未足以除惡

十四年注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

十六年傳同盟者同欲也注同心爲善善必成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

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傳微者也言執書甚佞也注爲甚佞故書執之所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爲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當遠之而已

齊人殲于遂注有分土無分民齊成之非也遂不當坐也

鄭瞻自齊逃來注加逃者抑之也上執稱人嫌惡未明

十九年傳大夫無遂事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

可也

二十二年注不譏喪娶舉淫爲重案外淫可誅喪娶貶黜而已故當不入大惡諱例

二十五年注篡明當誅葬身絕國不絕朔犯命重故去葬與盜國同

二十六年注凡書君殺大夫大夫有非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

二十七年注伯姬不卒者謚不與卒于無服

二十八年注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

二十九年注凶年修舊不譏者功費差輕于造邑

三十二年傳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親親之道也注明當以親親原而與之于治亂當賞疑從重于平世當罰疑從輕

閔元年傳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爲親親之道也注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又注季子知樂不能獨弑而不變正其眞僞

傳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

二年傳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注不書葬賊未討

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爲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于出奔時貶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絶母

僖元年注臣繼君猶子繼父服皆斬衰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注貶置氏者殺子差輕于殺夫別逆順也

案此謂常例哀姜與弑輕于實弑然伯討宜誅不得譬齊桓是也

二年傳虞微國也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五年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案春秋法殺子亦論死詳白虎通德論

八年傳譏以妾爲妻也注夫人當坐篡嫡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

九年注襄公背殯出會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

注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猶侯卒也日者恩尤重于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不以殤禮降也

注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

十年傳里克弑二君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注杞見恐喝而亡桓公不能救故爲之諱
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行亦侯然後乃能城之
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
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
十七年注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
楚功在覆露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名當如其事也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葵邱之會叛命者也不得爲
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
注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
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
二十年郜子來朝傳失地之名也不名兄弟辭也注故不忍言

其絶賤明當尊過之異于鄧穀也
注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錄也
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
二十三年注襄公守正爲楚所敗諸夏宜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病與重故俱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
二十四年注天下無廢上之義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
二十五年注絶先祖支體九重
注出奔當絶還入爲盜國當誅納之與之同罪
二十六年注治始起責小國略但絶不誅之

二十七年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

罪久注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

二十八年注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

畀宋人注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

衛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

陳侯欵卒注不書葬爲晉文諱陳有大喪而强會其孤宋襄亦背殯獨不言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

注一失禮尚愈再失禮重

注臣無訴君之義言自晉明不當有力于惡人也

三十年注道殺大夫與至國同故不復別

三十一年注同姓相貪利惡差重與差深

又注爵本爲滅者所遷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以得故當坐取邑

三十二年傳君存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注與衛殖齊宋異故惡不予也

文元年注王者不稱子弟諸侯得稱子弟者一國失賢輕

二年傳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也主於已注吉禘嫌始不三年大事從吉禘不復譏娶主于已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

三年注救人之道當指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故惡其無

信

七年晉先眜奔秦注懷持二心有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貶其得功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

十五年傳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文公母在明孝子當伸國恩也

十六年注死刑有輕重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嘗上犯罪法者斬要殺人者刎頭案鄭注周禮焚磔加死刑一等皆謂既殺而後焚磔之合于經義此注益添法也

宣元年傳夫人與公一體也注恥辱與公共之去氏比于去姜差輕可言

注齊取纂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

三年郊牛之口傷傳言之何緩也注不若食角急

五年注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注但言叔姬來則徵貶教戒重書高固則重在周

六年注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不書成公立者明惡夷獋猶不書剽立

八年至黃乃復注大夫聞喪尚不當反況于疾乎言乃不言有疾有疾猶不得反也叔不言乃明無所難爲重叔當誅遂當絕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注不言來者言取之實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

成二年注獨收毀齊于上者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

三年注內不言叛不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當與圍外邑同罪

四年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八年注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問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

十二年注周公驕蹇不事天子衍之而出奔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案祭伯近十以道夫待用王臣無去之他國義耳罪比于周公輕

十五年注叔仲惠伯先見殺不如荀息死之

十六年注舉師敗績爲重衆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

襄二年傳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歟成夫人歟注齊姜宣夫人繆姜成夫人傳依違者辟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注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欲立其外孫故如晉訴之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辨見後

六年注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

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

七年注古者保辜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

十年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故不當坐取邑

十五年注兵不敵不敢進不書止次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

十九年注抑齊加閼者明當從滅滅二等奪其爵土

注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有之當坐取邑

二十五年注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所以彊守禦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

二十六年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

昭元年注內不言叛書取者當與取外邑同罪

八年注日者疾詐諼滅人不舉滅爲重復書二事疾諼託義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

十一年傳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注內懷利國之心而外

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

十三年注比宜效死不立而立故加弑言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

十九年注原止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

注不書成楚亂者時不受賂

二十年注君子不使行者有後患故以責時之讓除會之叛

二十一年注叛臣從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

二十二年注不舉王猛爲重者猛幼以二子爲計勢故加以二子不舉重者尊同稱等

二十三年注王子朝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

二十六年注立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須率後治其黨猶楚嬰齊

三十一年注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于王法當賞以活公爲重也又注惡少功大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絶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顔者爲重宋繆公以反國與與夷除馮弑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弑與夷亦不輕于殺殺顔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辨見箋

定元年注諸侯當決于天子故錄所歸大夫當決主獄爾

四年注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

注楚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囊瓦稱人明

罪重于國

注不書子胥舉君爲重子胥不見于經得爲善者以吳義文成之也爲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于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讐文姜者母所生雖輕于父重于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

傳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八年注不書枸李孫者舉五玉爲重又注失之當坐得之當除

十一年注辰言暨明仲佗強與俱出也又注辰言及後汲汲當

坐重
十三年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箋見
哀元年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報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
三年傳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注曼姑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否王法行于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

注毀廟復立不書者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又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

八年傳諱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胥故責之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注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

釋曰或稱春秋爲聖人之刑書又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令而溫城董君獨以爲禮義之大宗何哉葢禮者刑之精華也失乎禮卽入乎刑無中立之道故刑者禮之科條也春秋之道始於元終於麟絕於夏之冬而猶繫於周之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亦太平之極軌也若乃意深於

撥亂故制刑常用重與無變三代之實而有異文武之文然其原心誅意禁於未然其立法嚴其行法恕匪用爲殺覆用爲虐則秋荼也曲學阿世緣經文奸豈非罪哉抑又聞之董生春秋顯經隱權先德而後刑其道蓋原於天故日常盈月常闕（主刑）辰星（主刑）太白（主兵）法不得參午而見（劉向傳注太白過午則爲參天）此亦以陽爲經以陰爲權著於七政者也夫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矣豈於空虛而取以爲佐使陽恆伸而陰恆絀則萬物並育而不害道並行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也矯枉者弗過其正則不能直故權必反乎經然後可與適道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知可與立者未可與權也故執其權則胥嚴社不爲

不敬靈出天王不爲不尊上辭父命不爲不承親絕母屬不爲不孝慈易主如祭仲逸賊如季子專制進退如公子結士匄子反華元之屬不爲不忠誅牙宥光滅親議親不爲不義假吳復楚不爲虧主討邾事齊不爲蔽親僖元年不爲君母讐齊文居費川兵于恩無溝失其權則趙盾楚比不免於弒趙鞅正國不免於叛討叔段年夫不免於逆親誅里克甯喜不免於專殺夏南崔杼引蔡人之義則亂州蒲庶其恃討賊之法則與佛肸輕爲重重爲輕其是之謂乎故持春秋以決秦漢之獄不若明春秋以復三代之禮本末輕重必有能權衡者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公羊何氏釋例卷五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六

武進劉禮部逢祿申受著

王魯例第十一

隱元年春王正月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又注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又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又注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于正月又注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傳稱字褒之也因其可褒而褒之漸進也注春秋王魯記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亦爲所褒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于不義又注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兼之非禮也注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

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又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

無駭帥師入極傳展無駭也不氏疾始滅也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注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也

注記諸侯卒葬者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又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

公答待之而不臣也又注繇湯隱者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

七年滕侯卒傳不名微國也稱侯不嫌也注所傳聞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

八年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為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褒之為小國故從小國例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注日者見結日偏戰不言戰託王于魯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强王義也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傳兼言之微國也注稱侯者春秋託隱

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

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傳器從名地從主人注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不復追繫本主

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無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即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

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

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莅盟來盟例皆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

十八年己丑葬我君桓公注葬日者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傳荆者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注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因周本有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

二十三年荆人來聘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

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注言獻捷繫戎者春秋王魯因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于王者

僖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注晉至此乃見者著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惡親疏之別

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注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言來盟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自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

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楚子也稱人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

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

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

成二年傳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注春秋託王曾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

十五年仲嬰齊卒傳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注顧興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

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注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曾錄

黑弓以濫來奔傳通濫也注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又注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曾

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案春言狩不須增不從狩郎以正月譏者九字乃明又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于麟者欲見撥亂功成于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于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太平以瑞應爲效也

釋曰王魯者即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爲託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魯曰因魯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惟魯爲近故據以爲京師張治本也聖人在位如日之麗乎天萬國幽隱莫不畢照庶物蠢蠢咸得繁命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聖人不得位如火之麗乎地非假薪蒸之屬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

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春秋是也故曰跡明於西而以火繼之堯舜禹湯文武之没而以春秋治之雖百世可知也且春秋之世王室廢爾號名義仍繫于周挫强扶弱常繫于二伯且僭擬可跳也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弑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絶定之盜國宜絶隱之獲歸宜絶莊之通讎外淫滅同姓宜絶閔之見弑宜絶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虚中國以事强吳雖非誅絶而免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吾故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于火之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嘵嘵不已猶矇瞍之不可語于日月之明繼照之火

也

建始例第十二

隱元年春王正月傳元年者君之始年也春者歲之始也王者謂文王也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注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統者始也總繫之詞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

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又注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展無駭也不氏疾始滅也春秋之始也

注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傳譏始不親迎也春秋之始也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傳疾始取邑也注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故省文

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

八年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桓七年焚咸邱傳疾始以火攻也注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

莊二十二年肆大眚傳譏始忌省也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譏始不

三年也注始與試同義

宣十五年初稅畝傳譏始履畝而稅也

成元年作丘甲傳譏始丘使也

哀十二年用田賦傳譏始用田賦也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絕筆于春不書下三時者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

釋曰建始者受命改元之大要也古者改元必大赦所謂與天下更始不追治前事者以爲亡主所縱未必非逋逃之藪其所治未必非枉橈之獄也王者時憲咸與維新而後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必當其罪則刑淸而民服武王之克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漢之伯

九有也八關而除秦苛法皆此意也後世不察或以子孫縱
祖宗之囚或以灾祥出衆定之讞所謂知日之圓而不知其
不可爲規也凡經言初者二傳譏始者十是爲舉隅

不書例弟十三

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畧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內大惡
諱小惡書
元年注外小惡書者來接內也
三年注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爲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
死閔患也
僖二十五年注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取故公族以弱妃黨益
强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

昭六年注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録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于終略責之見其義

隱二年傳外逆女不書案襄十五年傳同見娶歸例

三年傳天子不記葬案文九年傳同見卒葬例

三年傳外大夫不卒案文三年定四年傳同見卒葬例

四年傳外取邑不書案六年莊元年三十年宣元年昭二十五年哀八年傳同見取邑例

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書離不言會也

州公如曹傳過我也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

莊二年傳外夫人不卒見娶歸例

四年傳外夫人不書葬案三十年襄三十年傳同見娶歸例

十一年傳外災不書案二十年宣十六年襄九年傳同見災異例

僖十六年傳外異不書案文三年成五年昭十八年傳同見災異例

宣十五年傳外平不書書大其平乎已也

桓四年傳常事不書案八年十四年傳同見譏例

莊七年傳一災不書注水旱螟螽皆以傷二穀乃書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

宣十五年傳蝝生不書

莊十九年傳媵不書案成八年九年十年傳同見娶歸例

二十二年傳納幣不書案文二年成八年傳同見娶歸例

二十九年傳修舊不書案定二年傳同見譏例

僖二十八年傳狩不書見諱例

文十五年傳八郛不書例見諱

隱十一年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

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傳讐在外君子辭也

宣十二年葬陳靈公傳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

而無所討也

襄八年葬鄭僖公傳爲中國諱也例見諱

三十年葬蔡景公傳君子辭也同上

昭十九年葬許悼公傳不成于弒也免罪辭也

僖二年葬我小君哀姜注誅甯絶不得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

正齊桓討賊辟責內讐齊

昭十三年葬蔡靈公注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讐故

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貴臣子

莊二十七年傳大夫不書葬案定四年傳同見卒葬例

宣廿八年傳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僖十六年傳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

哀五年傳閏不書書喪以閏數也

釋曰春秋說曰孔子作春秋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益脅史記之文本錄內而畧外聖人取百二十國寶書而損益之其大致則畧同故曰述而不作述文王也非述魯也魯史記之例常事不能不悉書備載春秋盡削之其存什一于千百以著微文刺譏爲萬世法故曰非記事之書也連山歸藏之占不存而周易爲文字之祖時訓

月令之解不備而夏時則學者多傳正于聖人者文彌約而旨彌博也春秋或筆一而例百或筆十而例一例者以筆見筆者復以例見屈伸變化以著其義使人深思而自省悟應問以窮其奧故曰知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而不著董生亦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非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得之者皆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有胸而無心者也不憤不悱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聖人皆不告問而不得其應則發憤忘食思而足以發則樂以忘憂仲尼之學唯顏氏子能好之能樂之惟游夏能知之知之故不能贊一辭也嗚呼陸淳趙匡之流以不知而作開非聖之罪而顯經隱權之義日千有餘年莫有講明而切究之也惜哉

諱例第十四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此滅也言入內大惡諱也注明魯臣子當爲君父諱

五年公觀魚于棠傳譏遠也百金之魚公張之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所諱亡書者從實也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前僭八佾于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

八年鄭人來輸平傳猶墮成也狐壤之戰隱公獲焉不言戰諱獲也注戰者內敗文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案戰作內敗文與不地者深諱使若實輸平稱人共國辭者嫌獨惡

鄭相獲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邴傳邴鄭湯沐之邑也注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歸魯背叛當誅

庚寅我入邴傳言入難也其日難也其言我齊亦欲之注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爲魯見重難辭齊與鄭魯比將會者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于惡愈矣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公曷爲與微者盟據與高傒盟諱之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皆諱不明故著其不肖因與上相起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傳一月而再取也甚之也春秋錄內而畧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

桓元年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傳易之也言假爲恭也有天子存諸侯不得專地也此魯朝宿之邑也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注桓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

十年公會衞侯于桃丘弗遇傳公不見要也注時實公要之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也言弗遇者起公要之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案桓大惡猶不諱此非大惡而諱之者正以桓弑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盟惡曹是也

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蔡人陳人伐衞傳納朔也不言納辟王也注辟王者兵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爲內諱

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傳次不言俟言俟託不得已也注陳蔡屬與魯伐衞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姓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實俟

甲午祠兵傳爲久也注諱爲久留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

見出竟圍盛非內邑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盛也諱之成諱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注使若魯自圍之而去成自從後降于齊師也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

秋師還傳還善辭也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非師自汲汲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齊無君也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

齊人取子糾殺之傳取之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注以下浚洙知脅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

淺洙傳畏齊也辟殺子糾也注諱使若辟不肯殺子糾也
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注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
詐劫人也
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傳親納幣非禮也注時實
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
喪娶舉淫爲重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
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注諱淫與親納幣同義
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傳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
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
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先言築微後言無麥禾諱以凶

年造邑也注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傳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注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蓄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自私行糴也

僖元年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

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傳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也

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內辭也不可使往也言

成衛遂公意也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明臣不得壅塞君命又注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傳取之曹也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則何諱久也注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以得故當坐取邑案即使當時取之亦坐如宣戰取汶陽田齊取邾田自漷水是也此重在同姓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傳不氏諱與大夫盟也注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不地起公就于晉也日者起公盟也俱沒公齊高傒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就其國恥不得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

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句傳取邑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所以深諱者匿之盟不見序并爲取邑故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失序也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傳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言如京師遂公意也不言出遂在外也注諱使若已行還衛節已行當道所至乃言復如至黃矣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曰有嫉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

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絕卒之者爲後齊歸其

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尚爲大夫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傳道淫也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其罪然注深諱使若各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齊稱人者順諱文使若非伯討

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傳不言來內辭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注爲叔姬淫惡傳類故取其尸置筍與中傳送而來故諱起其來有恥

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案命大夫故不名若去單言伯則不辭

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

邾不可知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傳其言來閔之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齊人不以棄歸爲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時母在堂孝子當伸母恩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傳入郛不書書動我也內辭也我動焉爾注實爲子叔姬故動懼失據云爾鄉者不去幾亦入我郛故舉以起脅恥且明兵之所鄉者得其罪則莫敢不懼

十有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傳不見與盟也注爲叔姬故中見脩賤故諱亦所以起齊侯不肯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傳有疾也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注有疾無惡不當書不言有疾欲起自是無疾不視朔也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傳言不肯辭取向也注行義爲利故諱莒言及明非不肯書齊侯者公不能獨平也

九年取根牟傳邾婁邑也不繫邾婁諱亟也注屬有小君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則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葬數

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注不書獲齊侯者內大惡諱案佚獲則仍未獲且如獲亦背盟冞克坐之從外言戰是也注非

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汶陽之不服邑也言圍不聽也注不言叛爲內諱不先以文德來之而反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得曰取不得曰圍

六年取鄟傳鄟邾婁邑也不繫諱亟也注諱背信亟也屬相與爲蟲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邾婁邑矣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傳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注不言使因兩爲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爵宜用義自歸之耳

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曰卒者爲脅杞歸喪張本使若尙爲杞夫人

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注言以

歸者與忿怒挑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傳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若重難不得郊

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傳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公幼也注因公幼殺恥爲諱辭

襄十三年取詩傳邾婁之邑也不繫諱亟也注背蕭魚之會亟

昭元年三月取運傳內之邑也言取不聽也注與圍棘同義

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乃難辭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

四年取鄟傳滅也言取內大惡諱也注因鄟上有滅文故使若取內邑

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傳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君公自不肯與盟諸侯遂亂雖見與公猶不宜與也故因爲公張義

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非雩也聚衆以逐季

氏也注不書以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乃爲所敗

三十一年公在乾侯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注公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會錄諱亟取邑卒大夫者盆孫文

三十二年取闞傳邾婁邑也不繫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注立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在春秋中猶不書

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注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寶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絶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

哀六年城邾婁葭注不言取者邾婁未嘗加非于魯而侮奪之

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入不言伐言伐內辭也使若他人然名絕之獲也不言獲內大惡諱也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名絕之滅也不言滅諱同姓之滅也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貴之

齊人取讙及僤傳外取邑不書書所以賂齊也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齊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齊人歸讙及僤注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案于所善者而著之則其惡愈著且諱畏齊而後歸邾婁子

十二年孟子卒傳昭公之夫人也稱孟子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昭公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深諱之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注不書諸侯者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

右內大惡諱集弒入公終始例

隱元年祭伯來傳不言奔王者無外

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執之也言伐大之也其地大之也注尊天王命責當死位所在諸侯宜赴其難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邴庚寅我入邴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傳爲恭也有天子存諸侯不得專地也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從王正也注稱人刺王者也天下之君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本不爲王舉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

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蔡人陳人伐衛傳不言納朔辟王也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傳王人微也子突貴也繫諸人也注刺王者卒不能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爲愈因爲內殺惡

衛侯朔入于衛注不言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爲天子諱微弱

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傳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天王狩于河陽傳狩不書書不與再致天子也注再失禮重故
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
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注言復歸者天子歸之名者剌歸有罪
言自楚諱也天子所以陵遲者爲善不賞爲惡不誅
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不與伐天
子也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傳不言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注與侵柳同義
右爲尊者諱
莊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不諱者桓公行霸不尚文德而尚武力

又功未足以除惡

三十年齊人降鄣傳紀之遺邑也不言取爲桓公諱也外取邑

書盡也注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

服者可也

齊人伐山戎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此蓋戰也不言戰春秋敵

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閔二年齊人遷陽注不爲諱者功未足以覆滅人之惡也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救不言次不及事也邢

已亡矣蓋狄滅之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注故以爲

諱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

二年城楚邱傳城衛也不言城衛滅也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注不繫衛者明去衛而國楚邱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次者深爲桓公諱使若始時尙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

三年徐人取舒傳言取易也注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案此猶狄滅衛諱滅言入正爲桓公諱傳順諱文注非也晉滅夏陽楚滅黃狄滅溫不諱者國大且遠量力不責

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案此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款不書葬爲晉文諱同義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里克弒二君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

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注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嘗絶還入爲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襄公出文公入滙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惠公文公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

十七年滅項傳齊滅之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有罪爲襄公殺恥也

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

人執鄫子用之注君不會大夫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
者起爲邾婁事也不言君者爲襄公諱也曾本許嫁季姬于邾
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爲此盟欲和
解之旣在會閒反爲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宋宋無異故
沒襄公使若微者也不于上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上盟不
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爲辨也
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
以伐宋注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不言捷平宋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求會
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不用目夷之言而見詐執伐宋幾亾其國
故諱爲沒國文所以申善志

二十三年庚寅宋公慈父卒傳不書葬盈乎諱也注襄公本以背殯不書其父葬至襄公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覆者淺故復使身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不去日略之者功殺之也

二十八年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而强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宋襄亦背殯不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

文十三年陳侯朔卒注不書葬盈爲晉文諱也晉文雖霸會人孤以脅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爲諱

右爲二伯諱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傳執之也言

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獲也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成六年壬申鄭伯費卒注不書葬爲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強楚伐鄭喪不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見日月例

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注不書葬者諱伐喪

遂城虎牢傳不言取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伐喪也

七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地隱之弒也不言弒爲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于是弒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

八年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

十有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傳伐而言圍取邑之辭也注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見日月例

冬十月葬蔡景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爲中國諱

使若加弒月者弒父比髡原恥尤丑故足諱辭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稱子主會也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夾轂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實不行禮義故序晉于上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也案此亦破穀梁說

右爲中國諱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

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傳不言取爲襄公諱也外取邑書大之也注襄公將復讎于紀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不舉伐順諱文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滅也不言齊滅爲襄公諱也復讎也注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

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傳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三諫不從去之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不死於曹君者也不言曹君之滅爲曹羈諱也不言戰爲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父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以致其意案不師命不可去爲曹羈張義

故取其物者曰役[illegible]之

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不稱弟殺也不言刺爲季子諱也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往奔也不言奔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

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傳此圍也不言圍爲公子目夷諱也往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爲諱起其事

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傳衛侯之罪殺叔武也不書爲叔武諱也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注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享國故爲去殺已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

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奔未有言自者言自畔也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何賢乎喜時讓國也賢喜時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及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之爲諱也注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

二十七年四月吳弒其君僚注不書闔閭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弒讓國闔閭欲其享之故爲没其

罪也

右為賢者諱互詳褒例

釋曰凡諱皆有惡即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彊王義或屈于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過君子因之醇加吾王心焉溫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而于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其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也益堅所謂詞不迫切意已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即于戾其心方跼蹐愧赧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

同則善意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意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所樂假託者也爲之損益其事馴致其行矯制萬端而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故習聞春秋者曰君子之諱尊隆恩避害容身也如此君子之彊其國彌諸夏也如此君子之善善獨長也如此而一旦事出兩可之間差若豪釐謬以千里則杳冥而莫知其原嗚呼微言絕矣大義能無乖乎

公羊何氏釋例卷六終